



詩

國風

周南

一三二

共三十卷

| |
|------|
| 服部文庫 |
| 117 |
| 166 |
| 1 |



117
166
1

毛詩正義序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
奉勅撰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

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誦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

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勅刪定故據以爲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

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其討論辯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脩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毛詩疏卷第一 一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陸德明音義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岐山之陽於漢屬扶風美陽縣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陽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非而南也漢廣序又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是也○關雎七豸反依字且邊佳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故訓舊本多作故今或作詁音古又音故傳音直戀反案詁故皆是古義所以兩行然前儒多作詁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純注爾雅則作釋詁樊孫等爾雅本皆為釋故今宜隨本不煩改字

疏

正義曰關雎者詩篇之名既以關雎



為首遂以關雎為一卷之目金滕云公乃為詩以貽
 王名之曰鷓鴣然則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為詩
 乃云名之則先作詩後為名也名篇之例義無定準
 多不過五少纔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偏舉
 則或上或下全取則或盡或餘亦有捨其篇首撮章
 中之一言或復都遺見文假外理以定稱黃鳥顯絲
 蠻之貌草蟲棄嚶嚶之聲瓜瓞取絲絲之形瓠葉捨
 番番之狀天天與桃名而俱舉崑崙從氓狀而見遺
 召旻韓奕則采合上下騶虞權輿則并舉篇末其中
 蹀駁不可勝論豈古人之無常何立名之異與以作
 非一人故名無定目詁訓傳者注解之別名毛以爾
 雅之作多為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
 為詩立傳傳者通其義也爾雅所釋十有九篇獨
 云詁訓者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
 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言則釋詁之別故爾雅
 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
 言形貌也然則詁訓者釋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
 則解釋之義盡歸於此釋親已下皆指體而釋其別

亦是詁訓之義故唯言詁訓足總眾篇之日今定本
 作故以詩云古訓是式毛傳云古故也則故訓者故
 昔典訓依故昔典訓而為傳義或當然毛傳不訓序
 者以分置篇首義理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為傳鄭以
 序下無傳不須辨嫌故註序不言箋說文云第次也
 字從竹弟稱第一者言其次第當一所以分別先後
 也

毛詩國風

毛詩詩是此書之名毛者傳詩人姓既
 有齊魯韓三家故題姓以別之或云小
 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故大題在
 下案馬融盧植鄭玄註三禮並大題在下班固漢
 書陳壽三國志題亦然國風國者總謂十五國風
 者諸侯之詩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正義曰詩國風舊題也毛字漢世加之六藝論
 云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
 之曰毛詩是獻王始加毛也漢書儒林傳云毛公
 趙人也為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范曄後漢書

云趙人毛長傳詩是為毛詩然則趙人毛公名為
長也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
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名國風者
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
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
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尚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
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者莫不盡然則本
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笈下足
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
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言國風者國是風化之
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
為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去
項鄭武後於檜國而衛在齊先檜處鄭後是不由
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不由國之大小也欲
以采得為次則雞鳴之作遠在緇衣之前鄭國之

風必處檜詩之後何當後作先采先作後采乎是
不由采得先後也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
次別有意焉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
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為其次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
時有康叔之遺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作夷成入
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徒而能富土地既廣詩
又早作故以為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為首邶鄘則
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
以邶鄘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
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
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于後諸侯故使次之
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為大國桓為司徒甚得
周眾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
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
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
獸之行辭皆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
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

詩充
卷二二
三

三言頭
之舊風有夏禹之遺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為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爾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眾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鄭譜王在爾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第孔子刪定或亦改張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編歌周樂齊之下即歌爾歌秦然後歌魏杜預云於詩爾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杜以為今所第皆孔子之制孔子之前則如左傳之次鄭意或亦然也鄉飲酒云無算樂註云燕樂亦無算數或間或合盡歡而止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

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算也以其徧歌謂之無數不以不次為無算也

鄭氏箋 鄭氏箋本亦作賤同薦年反字林云箋表也識也案鄭六藝論云註詩宗毛為

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也然此題非毛公馬鄭王肅等題相傳云是雷次宗題承用既久未敢為異又案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而續之釋題已如此又恐非雷次宗題也正義曰鄭氏名玄字康之題也疑未敢明之也成北海高密人當後漢桓靈之時注此書也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籍為傳訓者皆云氏不言名由此而言毛氏為傳亦應自載毛字但不必冠詩上耳不然獻王得之何知毛為之也明其自言毛矣鄭於諸經皆謂之註此言箋者呂忱字林云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為箋餘經無所遵奉故

謂之註註者著也言為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
 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
 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
 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
 亦與經別也及馬融為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學
 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
 註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鄭之箋當
 元在經傳之下矣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
 何卷也自周南至鄭氏箋凡一十六字所題非
 一時也周南關雎至第一詩國風元是大師所
 題也詁訓傳毛自題之毛一字
 獻王加之鄭氏箋鄭自題之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
 州云荆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縣之篇說大王遷於
 周原闕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
 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

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
 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
 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
 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
 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
 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
 甫謚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
 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杜陽不在杜陽
 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
 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縣云
 周原膺膺董荼如飴是地肥美也○周之先公曰大
 王者避狄難自鹵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
 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
 江漢汝旁之諸侯○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準其年
 世與王季同時早麓說大王王季之事云瑟彼玉瓚
 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為西
 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為西伯殷之州長曰
 伯謂為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入

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
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
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為
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云殷王帝
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
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皇甫
謚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為西伯長始受
圭瓚秬鬯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
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
文王亦為州伯故西伯戡黎註云文王為雍州之伯
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
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
衰乘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
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
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為州伯又命之使兼
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云美化
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

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有美江漢汝墳明
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
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書
註云南兼梁荆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
命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
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正義曰既引論語
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
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
有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
辨九州之域有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接之於禹貢
無徐梁有幽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
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
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荆揚兗徐
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
幽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
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
故疑為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
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又周禮冀

毛詩疏 卷之二十六 殷古周

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
 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為三分之二準禹
 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
 自非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
 中近北故也○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
 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
 職之國○正義曰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
 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
 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
 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云
 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
 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為采邑也言分采地當
 是中華不知孰為東西或以為東謂之周西謂之召
 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
 秦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
 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
 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
 岐邦自為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

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
 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
 也既以此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
 之教於已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賢人文
 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當述
 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為辭耳猶自兼行聖
 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教明已化之可
 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
 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繫二公之意
 也言已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已者○武王
 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俗俗
 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
 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
 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時邁序云
 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
 詩以觀民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云
 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
 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

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爲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武王徧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潔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大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爲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歌達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繫也○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已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已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麤故歌詠有等級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爲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以聖人宜爲天子賢人宜作諸

繫

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既分繫二公以優劣爲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二國並皆云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卽二公爲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正義曰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妘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文王刑于寡妻至

毛詩疏

卷之二十一

及古周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為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此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此以后妃夫人皆太妃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為名，非為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為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為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騶虞，與國君之仁心，自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嘆國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為興喻，非歎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

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為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為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為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置，茅菅，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芣，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標有梅江，有汜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者有別。又采

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后妃之所致召南羔羊云
鵲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文與
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
身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變言鵲巢之功所致也
又桃夭致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無夫人之
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
化於已自己致人草蟲以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夫
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為鵲巢之功
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于南國亦是關雎之功所
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大姒所贊周南以
桃夭至芣苢三篇為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
為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人所致
羔羊以下差遠為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
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
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
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
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
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

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
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禮矣二篇乃是武王時
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為齊侯令周召為二伯而何
彼禮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
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
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
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
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為當文王與紂
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為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
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
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
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
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箋之
所云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一篇武王時事
得入召南風者以詩繫於召召為詩主以其主美召
伯因即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
婦道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
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

於召南也。○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云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為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妬之心。夫人德如鳴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黃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為義也。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采芣。后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芣。鄭無所說。義亦或然。○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為節。○正義曰。在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彼註亦以為騶虞取其

一發五狝。喻得賢者多。狸首取小大莫處。御于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芣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為戒也。為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為節。此引之省文也。○今無狸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狸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狸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肖。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言。故棄之。為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狸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註云。狸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人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狸首經文也。彼雖引詩無狸首之字。鄭知是狸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為射

此

節知是狸首之辭無狸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為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諡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諡曰康也闕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云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諡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于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為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且與奭次子名諡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理道記云河東郡垣縣南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固詩繫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世家亡滅且非世所須故也○商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

蓼

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採取詩以為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僭稱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并蔑終為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云或時不作

關雎舊解云、後
風之始云、考文謹
按此二註釋文混于
註當細書也

詩或有而
不足錄

周南召南譜終

關雎后妃之德也

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

並是作者自為名。○后妃芳
非反 爾雅云妃嬪也對也

左傳云嘉耦曰妃禮記云天子之妃曰后之德也

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

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

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

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

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

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註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

疑亂故也。關雎后妃之德也。正義曰諸序皆

以詩之大綱併舉於此今分為十五節當節自解

次第於此不復煩文作關雎詩者言后妃之德也

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註云后之言後也執理內

事在夫之後也釋詁云妃嬪也言嬪匹於夫也天

子之妻唯稱后耳妃則上下通名故以妃配后而

言之德者得也自得於身人行之總名此篇言后

妃性行和諧貞專化下寤寐求賢供奉職事是后

妃之德也二南之風實文王之化而美后妃之德

者以夫婦之性人倫之重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

子親則君臣敬是以詩者歌其性情陰陽為重所

以詩之為體多序男女之事不言美后妃者此詩

之作直是感其德澤歌其性行欲以發揚聖化示

風下一有化字

三言正

卷之二

沈氏

語未知非是褒賞后妃能為此行也。正經例不言美皆此意也。其變詩則政教已失為惡者多。苟能為善則賞其善事。征伐獫狁始見憂國之心。瞻仰昊天方知求雨之切。意與正經有異。故序每篇言也。美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之始。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福風反。今不用。風之至國焉。以后妃樂得淑女。不淫其色。家人之細事耳。而編於詩首。用為歌樂。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於其妻。故用此為風教之始。所以風化天下之民。而使之皆正夫婦焉。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

諸侯以之教其臣也。欲使天子至於庶民悉知此詩。皆正夫婦也。故鄭譜云天子諸侯燕其羣臣。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定本所以風天下。俗本風下有化字。誤也。儀禮鄉飲酒禮者。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者。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施化之法。自上而下。當天子教諸侯。諸侯教大夫。大夫教其民。今此先言風天下。而正夫婦焉。既言化及于民。遂從民而廣之。故先鄉人而後邦國也。老子云。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邦其德乃豐。脩之天下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風風也。並如字。徐上如本。下即作諷字。劉氏云。動物曰風。託音曰諷。崔云。用風感物。則謂之諷。沈云。上風是國風。即詩之六義也。下風即是風。伯鼓動之。風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也。今從沈說。風以動之。如字。沈

毛詩疏

卷之二

及古

福鳳反云謂自下刺上感風風至化之○正義動之名變風也今不用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諷之意風訓諷也教也諷謂微加曉告教謂殷勤誨示諷之意風訓諷也教也開悟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露故取名焉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詩者至為詩○正義曰上言用詩以教此又解作詩所由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於言乃名為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曰詩

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永一作詠
 舞一作儻

平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嗟迹斜反亦作嘆湯贊反歎息也情動至蹈之○正義曰蹈徒到反動足履地也上云發言為詩辨詩志之異而直言者非詩故更序詩必長歌之意情謂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於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於言初言之時直平言之耳既言之而意不足嫌其言未申志故吞嗟歎息以和續之嗟歎之猶嫌不足故長引聲而歌之長歌之猶嫌不足忽然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言身為心使不自覺知舉手而舞身動足而蹈地如是而後得舒心腹之憤故為詩必長歌也聖王以人情之如是故用詩於樂使人歌詠其聲象其吟詠之辭也舞動其容象其舞蹈之形也其象哀樂之形然後得盡其心術焉情動於中還是在心為志而形於言還是發言為詩上辨詩從志出此言為詩必歌

謂

故重其文也定本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俗本言之
 下有者字誤也定本永歌之不足下無故字有故
 字者亦誤也樂記云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
 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
 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文
 與此經略同說之故言之謂說前事言出于口與
 此情動形言一也虞書曰歌永言註云歌所以長
 言詩之意是永歌長言為一事也樂記註云嗟歎
 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恣嗟歎息為聲以和其言
 而繼續之也樂記先言長言之乃云嗟歎之此先
 云嗟歎之乃云永歌之直言既已嗟歎長歌又復
 嗟歎彼此各言其一故不同也藝文志云誦其言
 謂之詩誦其聲謂之歌然則在心為志出口為言
 誦言為詩誦聲為歌播於八音謂之為樂皆始末
 之異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
 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

○猶見
 賢遍反

云身

徵涉里反上下時掌反

應應對之應下注同

情發於至之音○正義
 曰情發於聲謂人哀樂
 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
 宮商之調唯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清濁
 節奏高下使五聲為曲似五色成文一人之心則
 能如此據其成文之響即是為音此音被諸絃管
 乃名為樂雖在人在器皆得為音下文治世之音
 謂樂音則此聲成文謂之音亦謂樂之音也原夫
 作樂之始樂寫人音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樂器
 有宮徵商羽之異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人
 是樂本效人非人效樂但樂曲既定規矩先成後
 人作詩模準舊法此聲成文謂之音若據樂初之
 時則人能成文始入於樂若據制樂之後則人之
 作詩先須成樂之文乃成為音聲能寫情情皆可
 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瞽有以知
 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於聲矯亦
 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為綺縠或色美而材薄或
 文惡而質良唯善賈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為音樂

三詩充

卷二十一十六

及古閣

亦云古樂之發新樂之發是鄭衛之音亦為樂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

民困○治直吏反之音絕句樂音洛絕句其政和

思息一讀安字上屬以樂其政和為一句下放此

吏反○言聲隨世變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懽樂

者由其政教乖戾故也亡國之音既哀又以愁思

者由其民之困苦故也樂記云其哀心感者其聲

唯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嗶以緩彼說樂音之中

兼有二事此安以樂怨以怒亦與彼同治世之政

教和順民心民安其化所以喜樂述其安樂之心

而作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樂也良邦云百室盈

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湛露云厭厭夜飲不醉無

歸樂之至也天保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

和也亂世之政教與民心乖戾民怨其政教所以

忿怒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故亂世之音亦怨以

怒也蓼莪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巷伯

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十月云微我牆

屋田卒汙萊是其政乖也國將滅亡民遭困厄哀

傷已身思慕明世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故亡國

之音亦哀以思也茗之華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哀之甚也大東云瞻言顧之潛焉出涕思之篤也

正月云民今之無祿天是極是其民困也詩述

民志樂歌民詩故時政善惡見於音也治世謂天

下和平亂世謂兵革不息亡國謂國之將亡也亂

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之亡國則國亡而世

絕故不言世也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

政暴舉其民困為甚辭故不言政也亡國者國實

未亡觀其歌詠知其必亡故謂之亡國耳非已亡

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

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恣

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

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恣

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樂記所云鄭衛之音亂

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與此異也淫恣

之人肆於民上滿志縱欲甘酒嗜音作為新聲以自娛樂其音皆樂而為之無哀怨也樂記云樂者所以謂之淫樂為此樂者必亂必亡故亦謂之亂世之音亡國之音耳與此不得同也若然此二者言哀樂出于民情樂音從民而變乃是人能變樂非樂能變人案樂記稱人心感於物而後動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作樂以和其聲樂之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又云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順成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如彼文又是樂能變人樂由王者所制民逐樂音而變此言民能變樂彼言樂能變人者但兆民既眾賢愚不等以賢哲歌謠采詩定樂以賢者所樂教愚者為樂取智者之心變不智者之心制禮之事亦猶是也禮者稱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是下民之所行非聖人之所行也聖王亦張賢行以教不賢舉得中以裁不中禮記問喪稱

禮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是禮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樂者樂其所自生是樂之本意出於民也樂記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故先王制禮作樂為之節是王者采民情制禮樂之意禮樂本出於民還以教民與夫雲出於山復雨其山火生於木反焚其木復何異哉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正得失周云正齊人之得失也本又作政謂政教也兩通近如字沈音附近之近故至於詩○正義曰上言播詩於音音從政變政之善惡皆在於詩故又言詩之功德也由詩為樂章之故正人得失之行變動天地之靈感致鬼神之意無有近於詩者言詩最近之餘事莫之先也公羊傳說春秋功德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詩之道所以能有此三

手言

事者詩者志之所歌歌者人之精誠精誠之志以類相感詩人陳得失之事以為勸戒令人行善不行惡使失者皆得是詩能正得失也普正人之得失非獨正人君也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是上下俱正之也人君誠能用詩人之美道聽嘉樂之正音使賞善伐惡之道舉無不當則可使天地效靈鬼神降福也故樂記云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又曰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此說聲能感物能致順氣逆氣者也天地云動鬼神云感互言耳周禮之例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鬼神與天地相對唯謂人之鬼神耳從人正而後能感動故先言正得失也此正得失與雅者正也正始之道本或作政皆誤耳今定本皆作正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厚音后本風俗○

七詩

正義曰上言詩有功德此言用詩之事經夫婦者經常也夫婦之道有常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婦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常此夫婦猶商書云常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於君敬以事長可移於貴若得罪於君親失意於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多違是人之常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則風為本俗為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於躁緩則失於慢王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為政當易之使善故地理志又云孔子

卷之二

及古

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
移其本而易其末然後王教成是其事也此皆用
詩爲之故云先王以是爲用也言先王用詩之道
爲此五事也案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
者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此云易俗彼言不易者
彼謂五方之民戎夷殊俗言語不通器械異制王
者就而撫之不復易其器械同其言音故言不易
其俗與此異也此序言詩能易俗孝經言樂能移
風俗者詩是樂之心樂爲詩之聲故詩樂同其功
也然則詩樂相將無詩則無樂周存六代之樂豈
有黃帝之時有樂而無詩何能移風易俗斯不然
矣原夫樂之初也始於人心出於口歌聖人作八
音之器以文之然後謂之爲音謂之爲樂樂雖逐
詩爲曲傲詩爲音曲有清濁次第之序音有宮商
相應之節其法既成其音可久是以昔日之詩雖
絕昔日之樂常存樂本由詩而生所以樂能移俗
歌其聲謂之樂誦其言謂之詩聲言不同故異時
別教王制稱春教樂夏教詩經解稱溫柔敦厚詩

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由其事異故異教也此之
謂詩樂據五帝以還詩樂相將故有詩則有樂若
上皇之世人性醇厚徒有嬉戲之樂未有歌詠之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必履
反沈許甌既大明非一義能周故又言詩有六
義大師上文未有詩字不得徑云六義故言六詩
各自爲文其實一也彼註云風言聖賢治道之遺
化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
不敢斥言取此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
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
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解六
義之名也彼雖各解其名以詩有正變故互見其
意風云聖賢之遺化謂變風也雅云言今之正以
爲後世法謂正雅也其實正風亦言當時之風化
變雅亦是賢聖之遺法也頌訓爲容止云誦今之
毛詩流
卷之二十一

德廣以美之不解容之義謂天子美有形容下云
 美盛德之形容是其事也賦云鋪陳今之政教善
 惡其言通正變兼美刺也此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
 以言之謂刺詩之比也興云見今之美取善事以
 勸之謂美詩之興也其實美刺俱有比興者也鄭
 必以風言賢聖之遺化舉變風者以唐有堯之遺
 風故於風言賢聖之遺化賦之直陳其事無所避
 諱故得失俱言此者比託於物不敢正言似有所
 畏懼故云見今之失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興起志
 意讚揚之辭故云見今之美以喻勸之雅既以齊
 正為名故云以為後世法鄭之所註其意如此詩
 皆用之於樂言之者無罪賦則直陳其事於比興
 云不敢斥言嫌於媚諛者據其辭不指斥若嫌懼也
 懼之意其實作文之體理自當然非有所嫌懼也
 六義次第如此者以詩之四始以風為先故曰風
 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為之既見
 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之鄭以賦之言鋪

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
 也鄭司農云此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
 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
 起發已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
 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詩經
 多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
 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毛傳特言
 興也為其理隱故也風雅頌者皆是施政之名也
 上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風為政
 名也下云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是雅為政名也周頌譜云頌之言容天子之
 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之謂容是頌為政名也
 人君以政化下臣下感政作詩故還取政教之名
 以為作詩之目風雅頌同為政稱而事有積漸教
 化之道必先諷動之物情既悟然後教化使之齊
 正言其風動之初則名之曰風指其齊正之後則
 名之曰雅風俗既齊然後德能容物故功成乃謂
 之頌先風後雅頌為此次故也一國之事為風天

下之事為雅者以諸侯列土封疆風俗各異故唐
 有堯之遺風魏有儉約之化由隨風設教故名之
 為風天子則威加四海齊正萬方政教所施皆能
 齊正故名之為雅風雅之詩緣政而作政既不同
 詩亦異體故七月之篇備有風雅頌駉序云史
 克作是頌明作者本意自定為風體非采得之後
 始定體也詩體既異其聲亦殊公羊傳曰十一而
 聲頌聲作史記稱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聲譜云師
 擊之始關雎之亂早失風聲矣樂記云人不能無
 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各自
 別聲也詩各有體體各有聲大師聽聲得情知其
 本意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是聽聲
 而知之也然則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
 詩文之異辭耳大小不同而得並為六義者賦比
 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
 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非別有篇卷也鄭志張逸
 問何詩近於此賦與答曰賦與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
 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

致

多典逸見風雅頌有分段以為賦興亦有分段
 謂有全篇為比全篇為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此
 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
 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
 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也言
 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
 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
 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若
 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藝
 論云至周分為六詩者據周禮六詩之文而言之
 耳非謂篇卷也或以為鄭云孔子已合於風雅頌
 中則孔子以前未合之時比賦興別為篇卷若然
 則離其章句析其文辭樂不可歌文不可誦且風
 雅頌以此賦興為體若此賦興別為篇卷則無風
 雅頌矣是比賦興之義有詩則有之唐虞之世治
 政昇平周於太平之世無諸侯之風則唐虞之世
 必無風也雅雖王者之政乃是太平前事以堯舜
 之聖黎民時雍亦似無雅於六義之中唯應有頌

戒一作誠

耳夏在制禮之後不復面稱目諫或當有雅夏氏
 之衰昆吾作霸諸侯疆盛或當有風但篇章泯滅
 無以言之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上
 詩據周禮成文而言之詩之六義非起於周也
 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
 斥言也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
 違不直諫○下以風福風反注風刺同刺本又作
 反又君上以至曰風○正義曰臣下作詩所以諫
 如字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
 六義之意在上人君用此六義風動教化在下人
 臣用此六義以風喻箴刺君上其作詩也本心主
 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譎諫
 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

主而罪戮之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
 悔之感而不切微動若風言出而過改猶風行而
 草偃故曰風向上言風也教也向下以申風義此
 云故曰風向上而結彼文使首尾相應解盡風義
 此六義之下而解名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為風以
 風是政教之初六義風居其首故六義總名為風
 六義隨事生稱耳若此辭總上六義則有正變而
 云主文譎諫唯說刺詩者以詩之作皆為正邪防
 失雖論功誦德莫不匡正人君故主說作詩之意
 耳詩皆人臣作之以諫君然後人君用之以化下
 此先云上以風化下者以其教從君來上下俱用
 故先尊後卑襄十六年左傳稱齊人伐魯求救於
 晉晉人不許穆叔賦詩而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
 知罪矣穆叔賦詩而晉人不得怨之是言之者無
 罪也獻子服罪是聞之者足以戒也俗本戒上有
 自字者誤定本直云足以戒也風化至直諫
 也人君教民自得指斥但周詩教民播之於樂故

七詩疏

卷之二十四

說古

亦不斥言也。上言聲成文，此言主文。知作詩者主
意，令詩文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如上所說，先為詩
歌，樂逐詩為曲，則是宮商之辭，學詩文而為之。此
言作詩之文，主應於宮商者，初作樂者，準詩而為
聲，聲既成形，須依聲而作詩，故後之作詩者，皆主
應於樂文也。謫者，權詐之名，託之樂歌，依違而諫
亦權詐之義。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
故謂之謫諫。

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至于至雅作矣。○正

有變，故又言變之意。至于王道衰，禮義廢而不行，
政教施之失所，遂使諸侯國與政下民家殊，
俗。詩人見善則美，見惡則刺之，而變風變雅作矣。
至于者，從盛而至于衰，相承首尾之言也。禮義言
廢者，典法仍存，但廢而不行耳。政教言失者，非無
政教，但施之失理耳。由施之失理，故使國與政
家殊，俗皆失道衰之事故。云道衰以冠之，禮義
者，政教之本，故先禮義而後政教，定本禮義廢俗

本有作儀字者，非也。此家謂天下民家，孝經云，非
家至而日見之也。亦謂天下民家，非大夫稱家也。
民隨君上之欲，故稱俗。若大夫之家，不得謂之俗
也。變風變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何則？未識不善，則
不知善為善，未見不惡，則不知惡為惡。太平則無
所更美，道絕則無所復譏，人情之常理也。故初變
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
之，周頌諸篇是也。若其王綱絕，禮義消，亡民皆
逃，死政盡紛亂，易稱天地閉，賢人隱，於此時也。雖
有智者，無復譏刺，成王太平之後，其美不復可言，故
變風息也。班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
不作，此之謂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
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復之，故執彼舊章，
繩此新失，覬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
也。以其變改正法，故謂之變焉。季札見歌小雅曰，
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

王之遺民是由王澤未竭民尚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故變詩王道衰乃作也譜云夷懿始於厲王始受譖則周道之衰自夷懿始矣變雅始於厲王無夷懿之雅者蓋孔子錄而不得或有而不足錄也昭十二年左傳稱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穆王衛頃齊哀之時而有變風明時作變雅但不錄之耳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王道明盛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善惡在於已身不由天子之命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詩本亦作荷音何苛虐也吟疑今反動聲曰吟風其上福國史至上正義曰上既言變詩之作此鳳反又說作變之內言國之史官皆傳聞強識之士明曉於人君得失善惡之迹禮義廢則人倫亂政教失則法令酷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

同

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鬱積於內乃吟詠已之情性以風刺其上觀其改惡為善所以作變詩也國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此承變風變雅之下則兼據天子諸侯之史矣得失之迹者人君既往之所行也明曉得失之迹哀傷而詠情性者詩人也非史官也民勞常武公卿之作也黃鳥碩人國人之風然則凡是臣民皆得風刺不必要其國史所為此文特言國史者鄭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主之令可歌如此言是由國史掌書故託文史也苟能制作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駟云史克作是頌史官自有作詩者矣不盡是史官為之也言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是國史選取善者始付樂官也言其無作至國史主之嫌其作者無名國史不主之耳其有作主亦國史主之耳人倫之廢即上禮義廢也刑政之苛即上政教失也動聲曰吟長言曰詠

達於事變而懷其

收古閣

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既衰所以能作變詩之意。作詩者皆曉達於世事之變易，而私懷其舊時之風俗，見時世政事變易，舊章即作詩以舊法，誠之欲使之合於禮義，故變風之詩皆發於民情，止於禮義，言各出於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禮義也。又重說發情止禮之意，發乎情者，民之性，言其民性不同，故各言其志也。止乎禮義者，先王之澤，言俱被先王遺澤，故得皆止於禮義也。展轉申明作詩之意，達於事變者，若唐有帝堯，殺禮救危之化，後世習之，失之於儉，不中禮，陳有太姬好巫，歌舞之風，後世習之，失之於蕩，無度，是其風俗改變，時人曉達之也。懷其舊俗者，若齊有大公之風，衛有康叔之化，其遺法仍在，詩人懷救之也。詩人既見時世之事變，改舊時之俗，故依草舊法，而作詩戒之，雖俱準舊法，而詩體不同，或

者

挾

出一作在

陳古政治，或指世淫荒，雖復屬意不同，俱懷匡救之意，故各發情性，而皆止於禮義也。此亦兼論變雅，獨言變風者，上已變風變雅，雙舉其文，此從省而略之也。先王之澤，謂先王有德澤而流及於後世，詩人得其餘化，故能懷其舊俗也。鄭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衛有康叔餘烈，如此言，則康叔當云先公，而云先王者，以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上舉變風，下言先王，風雅互相見也。上言國史作詩，此言民之性，明作詩皆出民意，非獨國史能為，亦是互見也。作詩止於禮義，則應言皆合禮，而變風所陳多說姦淫之狀者，男淫女奔，傷化敗俗，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尚書之三風十愆，疾病也。詩人之四始六義，救藥也。若夫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醫之治也。用心銳，扁鵲之療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

毛詩

卷一之二十七

及古

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秦和之視平公，知其不可為也。詩人救世，亦猶是矣。典刑未亡，覲可追改，則箴規之意切。鶴鳴沔水，殷勤而責王也。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則匡諫之志微。溱洧桑中，所以咨嗟歎息而閔世。陳鄭之俗，亡形已成。詩人度已箴規，必不變改，且復賦已之志，哀歎而已。不敢望其存，是謂匡諫之志微。故季札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者美詩人之情言，不有先王之訓，孰能若此？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知其國將亡滅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序說正變之道，以風雅與頌區域不同，故又辯三者體異之意。是以者承上生下之辭。言詩人作詩，其用心如此。一國之政事，善惡皆繫屬於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詩者，謂之風。言道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如是而

作詩者謂之雅，言風雅之別。其大意如此也。一人者，作詩之人，其作詩者道已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之人，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已心，故一國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已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之雅。以其廣故也。風之與雅各是一人所為，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雅亦天下之事，繫一人雅言天下之事，謂一人言天下之事，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身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一人刺則天下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國之妻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

一朝之臣皆怨上也。但舉其夫婦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已獨勞從事，則知政教偏矣。莫不取眾之意，以為已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假使聖哲之君，功齊區宇，設有一人，獨言其惡，如弁隨務光之羞也。見殷湯伯夷叔齊之恥，事周武海內之心，不同之也。無道之王，惡加萬民，設有一人，獨稱其善，如張竦之美，王莽蔡邕之惜董卓，天下之意，不與之也。必是言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為風雅。載在樂章，不然，則國史不錄其文也。此言謂之風雅，理兼正變。天下無道，政出諸侯，而變雅亦稱。雅者，當作變雅之時，王政仍被邦國，大學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善政惡政，皆能正人，所以幽厲之詩，亦名為雅。及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為風。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雅者至雅焉。正義曰：上已解風名，故又解雅。

名雅者，訓為正也。由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為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也。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興幽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以其廢興，故有美刺也。又解有二雅之意，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殷繼代，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述其小事，制為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為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其所以異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國風之音，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而作之。雅頌之音，則王者徧覽天下。

之志總合四方之風而制之樂記所謂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是其事也詩體既定樂音既成則後之作者各從舊俗變風之詩各是其國之音季禮觀之而各知其國由其音異故也小雅音體亦然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小雅大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非無小大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神皆是大事無復別體故不分為二風二頌也定本王政所由廢興俗本王政下有之字誤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頌者至神明者○正義曰上解風雅之名風雅之體故此又解頌名頌體上文因變風變雅作矣即說風雅之體故言謂之風謂之雅以結上文此上本有頌作之言文無所結故云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明訓頌為容解頌名也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解頌體也上言雅者正也此亦當云頌者容也以雅已備文此亦從可知故略之也易稱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形容者謂形狀容貌也作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則天子政教有形容也可美之形容正謂道教周備也故頌譜云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其意出於此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謂容其意出於此也所營在於任賢賢之所營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眾和而事節如是則司牧之功畢矣于戈既戢夷狄來賓嘉瑞悉臻遠邇咸服羣生盡遂其性萬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牧民也祖之所命者成業也民安業就須告神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為主欲民安樂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王者政有興廢未嘗不祭羣神頌政未太平則神無恩力故太平德洽始報神功頌詩直述祭祀之狀不言得神之力但美其祭祀是

報德可知此解頌者唯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於是矣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為頌非周頌之流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耳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宗親同姓故使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始者王道興之先代也

四 衰之所由者鄭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則為興廢之則為衰又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然則此四者是人君興廢之始故謂之四始也詩之至者詩理至極盡於此也序說詩理既盡故言此以終之按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與此不同者緯文因

繫於駟
駟一作駟

金木水火有四始之義以詩文託之又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者鄭以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寅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詩既舍此五際六情故鄭於六藝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

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

麟音呂辛反趾音止騶本亦作駟音側留反召本亦作邵同音上照反後召南召公皆

毛詩流 卷二十一 一州 及古閣

同岐音其宜反山名或音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
祇被音皮寄反大王音泰疏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至繫之召公○正義曰序因關雎是風化之始
遂因而申之廣論詩義詩理既盡然後乃說周南
召南然者然上語則者則下事因前起後之勢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風文王之所以教
民也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為
周而連言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
方故也鵲巢騶虞之德是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
季所以教化民也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
公不復言南意與周南同也周南言化召南言德
者變文耳上亦云關雎后妃之德是其通也諸侯
之風言先王之所以教王者之風不言文王之所
以教者二南皆文王之道感文王之化不嫌非文王也但文王
所行兼行先王之道感文王之化無以知其然故特著
之化為召南不言先王之教無以知其然故特著
之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者志張逸問王
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

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逸以文王稱王則詩
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述文王為諸侯時
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
詩人不為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
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
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為風也化露一國謂之為風
道被四方乃名為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
一雖則大於諸侯正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
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體體實是風
不得謂之為雅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國
風之詩繫之王身各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
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
為之主亦此義也其鹿鳴文王詩人本以天子待
之作雅非基本之事故不為風也若然作王者之
風必感聖人之化已知文王之聖應知終必為王
不為作雅而作風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文王於
時未稱王號或為作雅或為作風人志不同故也
○自從至王季○正義曰釋詁云從自也反覆

相訓是自得為從也。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是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大王始有王迹，周之追謚上至大王而已。故知先王斥大。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正義曰：既言繫之周召，又總舉二南要義。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詩，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業風化之基本也。高以下為基，遠以近為始。文王正其家而後及其國，是正其始也。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也。季札見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服虔云：未有雅頌之成功，亦謂二南為王化基始序意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

鳥了

心怨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淑常六反，音也。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是也。鄭氏改作衷，竹隆反。窈窕，善容也。窈，窕也。窕，音毛。窈窕，幽閒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怨，音庶。本又作念。好，呼報反。逑，音求。關雎，篇義。覆述上后妃之德，由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害善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定本是關雎之義。俗本是下，有以者誤也。鄭以哀為衷，言后妃衷心念怨，在窈窕幽閒之善女，思使此女有賢才之行，欲令宮內和協，而無傷害善人之心。餘與毛同。婦人謂夫為君子，上下之通名。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求美德善女，使為夫嬪御，與之共事文王。五章皆是也。女有美

毛詩疏

卷之二 卅三

及古閣

色男子悅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為色淫者過也過其度量謂之為淫男過愛女謂淫女色女過求寵是自淫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已身之色其者其后妃也婦德無厭志不可滿凡有情欲莫不妒忌唯后妃之心憂在進賢賢人難事而后妃之性能然所以歌美之也毛以為哀窮窮之人與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已則能配君子彼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既哀窮窮之未升又思賢才之良質欲進舉之也哀窮窮還是樂得淑女也思賢才還是憂在進賢也殷勤而說之也抑斥詩文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所以能進賢者由不淫其色故先言不淫其色序論作者之意主在進賢故先云進賢所以經序倒也鄭解哀字為異其經亦與毛同○哀蓋至好迷○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而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其間也經云鐘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

得有悲哀也故云蓋字之誤箋所易字多矣皆注云當為某字此在詩初故云蓋為疑辭以下皆倣此衷與忠字異而義同於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故云恕之謂念恕此窮窮之女思使之有賢才言不忌勝已而害賢也無傷善之心謂不用傷害善人經稱眾妾有速怨欲令窮窮之女和諧不用使之相傷害故云謂好速也論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此序之義也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為減傷其愛此以哀為衷彼仍以哀為義者鄭答劉琰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以為疑故兩解之也必知毛異於鄭者以此詩出於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序是毛置篇端若毛氏知其誤自當改之何須仍作哀字也毛無破字之理故知從哀之義毛既以哀為義則以下義勢皆異於鄭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

至一作全

睢鳩

夫婦有別

倦是其善道必至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思賢才之良質無傷善之心焉若苟慕其色則善心傷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傳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

鳥擊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

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

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

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云摯

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七胥

反鳴九尤反鳥之有至別者洲音州興虛應反沈許瓶反按興是譬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他皆倣

和諧上一有無不二字

善一作賢宜

此摯本亦作鷺音至別彼竭反下同說音悅樂音洛諧戶皆反朝直遙反廷徒佞反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傳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

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云

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

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

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好毛如字鄭呼報反免置

亦作仇音同鄭云怨耦曰仇閒音閑下同耦五口反

能為于偽反嫉音疾徐音自後皆同妒丁路反以色

曰關關至好逑正義曰毛以為關關然聲音和

自別退在河中之洲不乘匹而相隨也以興情至猶能

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能說樂君子猶能不淫其

毛詩疏

卷之二 卅五

及古詩

及古詩

及古詩

及古詩

及古詩

及古詩

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
又不妒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閒貞
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
以事夫故言宜也○鄭唯下二句為異言幽閒之善
女謂三夫人九嬪既化后妃亦不妒忌故為君子文
王和好眾妾之怨耦者使皆說樂也○**關關**至王
化成○正義曰釋詁云關關雉鳴音聲和也**關關**
為和聲也雉鳴王雉也釋易文郭璞曰鵬類也今江
東呼之為鸚好在江邊洎中亦食魚陸璣疏云雉鳴
大小如鸚深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鸚而有別謂鳥
慎皆曰白鸚似鸚尾上白定本云鳥擊而有別謂鳥
中雖雄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后妃說樂君
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傳為擊字實取至義故箋云
擊之言至王雉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所以申
成毛傳也俗本云雉鳴王雉之鳥者誤也水中可居
者曰洲釋水文也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
釋水又曰小洲曰渚小渚曰洎小洎曰坻江有渚傳
曰渚小洲也兼葭傳谷風箋並云小渚曰洎皆依爾

又

雅為說也采蘋傳曰洎洎鳧鸞傳曰渚洎互言以曉
人也兼葭傳文云坻小渚也不言小洎者洎渚大小
異名耳坻亦小於渚故舉渚以言之和諧者心中和
悅志意諧適每事皆然故云無不諧又解以在河
之洲為喻之意言后妃雖悅樂君子不淫其色能謹
慎貞固居在幽閒深宮之內不妄淫褻君子若雉鳴
之有別故以興焉后妃之德能如是然後可以風化
天下使夫婦有別夫婦有別則性純子孝故能父子
親也孝子為臣必忠故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既敬
則朝廷自然嚴正朝廷既正則天下無犯非禮故王
化得成也○**窈窕**至好匹○正義曰窈窕者謂淑
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
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故云
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揚雄云善心為窈善容為
窈者非也速匹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速
爾雅多作仇字異音義同也又曰后妃有**關雎**之德
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
思賢之心故說賢女宜求之狀總言宜求為君子好

毛詩疏

卷之二 卅六

及右閣

匹則總謂百二十人矣。○不嫉至以下。○正義曰：下箋三夫人九嬪以下。此直云三夫人以下。然則九嬪以下。總謂眾妾三夫人以下。唯兼九嬪耳。以其淑女和好。眾妾據尊者。故唯指九嬪以上也。求菜論皆樂后妃之事。故兼言九嬪以下。總百二十人也。若然。此眾妾謂世婦女御也。周禮注云：世婦女御。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職卑。德小。不能無怨。故淑女和好。之見后妃和諧。能化羣下。雖有小怨和好。從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此言百二十人者。周南王者之風。以天子之數擬之。非其時。即然也。何者。文王為諸侯。早矣。豈先無嬪妾一人。皆須后妃求之。且百二十人之數。周禮始置。鄭於檀弓。差之。帝學立四妃。帝堯因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為十二人。殷則增以二十七人。為三十九人。至周增以八十一人。為百二十人。當殷之時。唯三十九人。況文王為諸侯。世子豈有百二十人。參差行菜。左右流之。○荇接余也。流求也。后

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苜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

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其苜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

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參初金反。差初宜反。又

初佳反。苜衡猛反。本亦作苜。沈有並反。左右于申毛。如字。鄭上音佐。下音佑。接余音餘。本或作苜。茶非共。

音恭。本或作供。下其苜菜並同。菹阻魚反。字。又作菹。嬪鼻申反。內官名。樂音洛。又音岳。窈窕淑

女寤寐求之。○寤覺寐寢也。云言后妃覺寐則常

求此賢女。欲與之共已職也。○寤五路反。寐參差

之。○毛以為后妃性既和諧。堪居后職。當共苜菜以

事宗廟。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苜菜。須嬪妾左右

佐助而求之。由此之故。思求淑女。窈窕然幽貞。專

之善女。后妃寤寐之時。常求之也。○鄭以為夫人九

嬪既不妒忌世婦女御以無怨爭上下說樂同化后妃故於后妃將共參差之苻菜以事宗廟之時則嬪御之等皆競佐助后妃而求之言皆樂后妃之事既言樂助后妃然後倒本其事。后妃今日所以得仗助者由此幽閒之善女未得之時。后妃於覺寐之中常求之欲與之共已職事故得之也。○**苻**苻接至宗廟。○正義曰釋草云苻接全其葉符陸機疏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是也定本苻接余也俗本苻下有菜字衍也流求釋言文也所以論求菜事以美后妃者以德不和諧不當神明則不能事宗廟。今后妃和諧有肅之德乃能共苻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按天官籩人陳四豆之實無苻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之。言備庶物者以苻菜亦庶物之一不謂令后妃盡備庶物也。禮記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

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是祭必備庶物也此經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苻菜若非祭菜后不親采采蘩言夫人奉祭明此亦祭也。○**左右至之事**。○正義曰左右助也釋詁文此章未得苻菜故助而求之既得故四章論采之采之既得故卒章言擇之皆是淑女助后妃故每云左右此章始求謂未當祭時故云將其苻菜四章琴瑟友之卒章鐘鼓樂之皆謂祭時故箋云其苻菜之時也此云助而求之謂未祭時亦替助也故天官九嬪職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世婦職云祭之日蒞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職曰凡祭祀贊世婦天官序官註云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之事明祭時皆在故下章論祭時皆有淑女之文明贊助可知也此九嬪以下兼世婦女御也言皆樂后妃之事者明既化其德又樂其事見后妃德盛感深也事者苻菜之事也事為勞務尚能樂之況於其德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思之也。云服事也求

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悠哉

悠哉輾轉反側傳悠思也云思之哉思之哉言已

誠思之臥而不周傳曰輾○悠音由輾本亦作展哲善

輾注本或作臥而傳求之至反側○毛以為后妃求

不周者剩二字也傳此賢女之不得則覺寐之中服

膺念慮而思之又言后妃誠思此淑女哉誠思此淑

女哉其思之時則輾轉而復反側思念之極深也○

鄭唯以服為事求賢女而不得覺寐則思已職事當

誰與共之餘同也傳服思之也○正義曰王肅云

服濟思念之箋以釋詁文服事也本求淑女為已職

事故思之也○臥而不周曰輾○正義曰書傳曰

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亦臥而不正也反側既為一

則輾轉亦為一俱為臥而不周矣箋獨以輾為不周

者辨其難明不嫌與轉異也澤陂云輾轉伏枕伏枕

據身伏而不周則輾轉同為不周明矣反側猶反覆

時 皆

輾轉猶婉轉俱是迴動大同小參差苻菜左右采之

異故何人斯箋反側輾轉是也

琴瑟友之傳宜以琴瑟友樂之云同志為友言賢

女之助后妃共苻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苻

菜之時樂必作傳參差至友之○毛以為后妃本已

求淑女之意言既求得參差之苻

菜須左右佐助而采之故所以求淑女也故思念此

處窈窕然幽閒之善女若來則琴瑟友而樂之思設

樂以待之親之至也○鄭以為后妃化感羣下既求

得之又樂助采之言參差之苻菜求之既得諸嬪御

之等皆樂左右助而采之既化后妃莫不和親故當

共苻菜之時作此琴瑟之樂此窈窕之淑女其情

性之和上下相親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與

琴瑟為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宜以琴

瑟為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宜以琴

瑟為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宜以琴

瑟為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宜以琴

瑟為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宜以琴

瑟為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宜以琴

瑟為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宜以琴

瑟為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宜以琴

瑟為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宜以琴

瑟為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宜以琴

瑟為友然共之同志故云琴瑟友之○宜以琴

瑟友樂之。正義曰：此稱后妃之意。后妃言已思此淑女若來已宜以琴瑟友而樂之。言友者親之如友。下傳曰：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與此章互言也。明淑女若來琴瑟鐘鼓並有。故此傳并云友樂之亦逆取。下章之意也。以樂有二等相分以著義。琴瑟樂之細者先言之。見其和親。鐘鼓樂之大者。故卒章言之。顯其德盛。毛氏於序不破哀字。則此詩所言思求淑女而未得也。若得則設琴瑟鐘鼓以樂此淑女。故孫毓述毛云：思淑女之未得。以禮樂友樂之。是思之而未致。樂為淑女設也。知非祭時設樂者。若在祭時則樂為祭設。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樂神。何言友樂也。豈得以祭時之樂友樂淑女乎。以此知毛意思淑女未得。假設之辭也。同志為友。正義曰：人之朋友。執志協同。今淑女來之。雍穆如琴瑟之聲。和二者志同。似於人友。故曰同志為友。琴瑟與鐘鼓同為祭時。但此章言采之。故以琴瑟為友。以鐘鼓為友。故以鐘鼓為樂。以韻之。俱祭時所用。而分為二等耳。此箋樂必作兼下鐘鼓也。下箋琴

瑟在堂亦取此云。琴瑟友之言。淑女以琴瑟為友。下云鐘鼓樂之。共苜菜之事。為鐘鼓樂。淑女二文不同者。因事異而變其文。以琴瑟相和似人情志。故以友言之。鐘鼓鏗宏。非情志可比。故以樂言之。見祭時淑女情志之和。而參差苜菜左右。毛擇也。云因聽祭樂也。后妃既得苜菜。必有助而擇之者。報反。毛也。正義曰：釋言云。毛。舉也。孫炎曰：皆擇菜也。某氏曰：舉猶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以舉是拔之義。史記云：斬將舉旗。謂拔取敵人之旗也。毛訓為拔。窈窕淑女鐘鼓而此云。毛之故。知拔菜而擇之也。樂之傳。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云。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其苜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之音。洛。又音岳。或云。窈窕。琴瑟至其禮。正義曰：知琴瑟協韻。宜五教反。在堂。鐘鼓在庭者。臯陶謨云：琴瑟。毛詩疏。卷一之一。單。及古閣。

以詠祖考來格乃云下管鼗鼓明琴瑟在上鼗鼓在
下大射禮頌鐘在西階之西笙鐘在東階之東是鐘
鼓在庭也此詩美后妃能化淑女共樂其事既得行
菜以祭宗廟上下樂作盛此淑女所共之禮也樂雖
主神因其苻菜
歸美淑女耳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

章八句 ○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

之名與詩禮俱興也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
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
之為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為一言左氏曰臣之業
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謂第四句不敢告人
也及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
句為一言也秦漢以來眾儒各為訓詁乃有
句稱論語註云此我行其野之句是也句必

毛詩疏

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
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
徧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然字之所用
或全取以制義關關雎鳩之類也或假辭以
為助者乎而且之類也句者聯字以為言
則一字不制也以詩者申志一字則言蹇而
不會故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肇禋之
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
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
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
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
室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
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摯虞流外論云
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徧
檢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為二句
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
緩不協金石仲治之言未可據也句字之數

卷一之二十四十一

及古詩

四言為多，唯以二、三、七、八者將由言以申情，唯變所適，播之樂器，俱得成文，故也。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今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辭，雖在句中，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類也。今者其實十分，迨其吉兮之類也。矣者，顏之厚矣，出自口矣，之類也。也者，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之類也。乎者，俟我于著乎，而伐檀且漣漪之篇，此等皆字上為韻，不為義也。然人志各異，作詩不同，必須聲韻諧和，曲應金石，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之體者，則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豈其然乎。其虛其徐，既亟且且之類是也。章者，積句所為，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累句為章，則一句不可，二句得為之，盧令及魚麗之下三章是也。其三句，則麟趾甘棠，騶虞之類是也。其多者

頌

載芟三十一句，閟宮之三章三十八句，自外不過也。篇之大小，隨章多少。風雅之中，少猶兩章以上，即騶虞、渭陽之類是也。多則十六以下，正月、桑柔之類是也。唯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玄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敘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所同，魯僖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高宗一人而玄鳥一章，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或以武丁之德上不及成湯，下又踰於魯僖，論其至者同於太平之歌，述其祖者同於論功之頌，明成功有大小，其篇詠有優劣乎。立章之法，不常厥體，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之類，或一事疊為數章，甘棠之類，或初同而未異，東山之類，或

首異而末同漢廣之類或事訖而更申既醉
 之類或章重而事別鴟鴞之類何草不黃隨
 時而改色文王有聲因事而變文采采芣苢
 一章而再言賓之初筵三章而一發或篇有
 數章章句衆寡不等章有數句句字多少不
 同皆由各言其情故體無恆式也東山序云
 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不謂末章為卒章及左
 傳曰七月之卒章又揚之水卒章者東山分
 別章意從一而終於四故不言卒章也左傳
 言卒章者卒終也言終篇之章言卒者對始
 也終篇為卒章則初篇為首章矣故鄭注禮
 記云緇衣之首章是也若然言卒者對首也
 則武唯一章而左傳曰作武其卒章曰者定
 爾功者以者定爾功是章之卒句故也大司
 樂注云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者正謂
 其卒篇謂之章者乘上騶虞為樂章故言在
 召南之卒章也定本章句在篇後六藝論云
 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為傳訓以來始辨章

承

句或毛氏即顯或在
 其後人未能審也

毛詩註疏卷第一 一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而後言尊敬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

○覃，本亦作覃，徒南反，延也。澣，本又

教一作訓之

作浣戶管反濯直角反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
 傳夫附反見賢遍反婦道正義曰作葛覃
 詩者言后妃之本性也謂貞專節儉自有性也敘
 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
 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
 尊敬師傅在家本有此性出嫁脩而不改婦禮無
 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
 為婦之道也定本后妃在父母家無之字化天下
 以婦道無成字有者衍也先言后妃在父母家者
 欲明尊敬師傅皆后妃在家時事說其為本之意
 言在父母之家者首章是也志在女功之事者二
 章治葛以為絺綌是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者
 卒章汗私澣衣是也澣濯即是節儉分為二者見
 由躬儉節用故能服此澣濯之衣也尊敬師傅卒
 章上二句言告師氏是也化天下以歸安父母者
 章下二句言告師氏是也化天下以歸安父母者
 則是在夫家之事也敘言躬儉節用謂在父母之

家者見其在家已然出嫁不改也躬儉至忘
 考○正義曰箋知躬儉節用由於師傅之教者以
 經汗私澣衣有言告師氏之下故也歸寧父母乃
 是實事而言可以者能如此乃可以耳若不當夫
 氏雖歸安父母而父母尚憂今既當夫氏仍得
 歸安父母言其嫁而得夫之意猶不忘孝故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
 興也覃延也葛所以
 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
 茂盛貌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
 興焉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
 浸日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施毛以
 字下同萋切兮反蔓音或反鄭如
 萬浸子鳴反長丁丈反**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
 毛詩疏 卷一之三 及古閣

啮 **傳** 黃鳥搏黍也。灌木叢木也。啮啮和聲之遠聞也。

葛 云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叢

木興女有嫁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

之稱達於遠方。○灌古亂反。啮音皆。搏黍徒端反。鳥

名也。叢才公反。俗作藂。一本作最。作

外反。聞音問。又如。葛之至啮啮。正義曰。言葛之

字下同。稱尺證反。漸長稍稍延蔓。分而移於谷中。

非直枝幹漸長。維葉則萋萋然茂盛。以興后妃之生

浸浸日大而長於父母之家。非直形體日大。其容色

又美盛。當此葛延蔓之時。有黃鳥往飛集於叢木之

上。其鳴之聲啮啮然。遠聞以興后妃形體既大。宜往

歸嫁於君子之家。其才美之稱亦達於遠方也。○

葛所至盛貌。正義曰。傳既云興也。復言葛所以為

絺綌者。以下章說后妃治葛不為興。欲見此章因事

為興。故箋申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此因葛之性

以興焉是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為絺綌。彼不為因

興。亦言之者。彼對蕭為祭祀艾為療疾故也。施移也。

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語

皆然。詩文多此類也。此言萋萋。取未成之時。喻女之

少壯。故云茂盛貌。下章指採用之時。故以莫莫為成

就貌也。○葛延至美盛。正義曰。以谷中是葛生

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莖猶形體。故以葉比

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

也。案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

文為重。毛意必不然。○黃鳥至遠聞。正義曰。釋

鳥云。皇黃鳥。舍人曰。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

亦名搏黍。陸璣疏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粟。留

幽州人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鷺黃。一

亦因以興者以前葛之生長是為因興則此亦宜然也言搏黍往飛集於灌木之下欲明總上于飛至集終始也皆然在集于灌木之下欲明總上于飛至集終始也恒鳴以喻后妃在家與出嫁常有聲稱達於遠方也大明曰大邦有子文王嘉止是先有才美之稱也飛集灌木鳥實往焉女嫁君子時實未嫁故言之道言雖有出嫁之理猶未也君子是夫之大名故詩於婦人稱夫多言君子也女子之名不出於閭才美之稱得遠遠方者其名繫於父兄故大雅云大邦有子是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傳**莫莫成就之貌**傳**云成就者其可採用之時○莫美傳反**是刈是漙為絺為綌服之無斃****傳**漙漙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斃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統公侯夫人紘緹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

獸

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傳**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刈本亦作艾魚廢反韓詩云刈羊灼反絺恥知反葛之精者曰絺綌去逆反斃本亦作獸音亦厭於豔反本亦作厭統都覽反統織五采如緇狀用縣瑣也絃獲耕反纓之無緩者從下仰屬於冠緹音延冕上覆也朝直遙反下同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本或作**葛**之至無斃○正義曰言葛之漸庶人衣於既反**延蔓兮所移在於谷中生長不已其葉則莫莫然成就葛既成就已可採用故后妃於是刈取之於是漙漙之也****傳**漙漙至其夫○正義曰釋是后妃之性貞專也**傳**漙漙至其夫○正義曰釋訓云是刈是漙漙漙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漙漙治之孫炎曰漙漙以爲絺綌以漙之於漙故曰漙

七寺流
卷一三四
及古閣

言正
煖非訓濩為煖曲禮云為天子削瓜中以絺諸侯中
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是
絺精而綌麤故云精曰絺麤曰綌數厭釋詁文彼數
作射音義同自王后織玄統以下皆魯語敬姜之言
也統縣瑱之物織五采為之故著箋云人君五色則
天子之統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為尊故舉以言焉絺
者纓之無綌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紘
諸侯冕而青紘此諸侯當以青為組在冕下仰屬之
故士冠禮註云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
而結其條是也經者冕上覆論語注云績麻三十升
以為冕夏官弁師注云經冕上覆玄表纁裏是也內
子卿之適妻偕二十四年左傳趙姬請以叔隗為內
子而巳下之是也大帶者玉藻所云大夫以玄華華
黃也以素為帶飾之外以玄內以黃也大夫命婦成
祭服者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
受服是也妻所成者白祭之服少牢禮朝服玄冠緇
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
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玄冠緇衣素裳也庶

士以下各衣其夫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
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註云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
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下
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之所
服妻悉為之也彼文云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經也
則為統又為紘經也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為祭
服又為朝服皆下兼上也貴者所為少賤者所為多
故庶士以下夫衣悉為之傳引此者以王后庶人之
妻皆有所作后妃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雖葛之
煩辱亦治之也定本云王后織玄統公侯夫人紘經
卿之內子大帶俗本云王后有親字紘經大帶上有
織字皆衍也○**傳**服整至貞專○正義曰服整釋言
文也以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何所適不知為作王
后為作士妻故習之以絺綌勞辱之事尚能整治之
無厭倦是**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言我也師女師也
其性貞專**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傳**言我也師女師也
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

適上一有嫁字

毛詩

卷之三

泂古

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

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

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為貴

○謂嫁曰歸本亦無曰字此依公羊傳文重言直用反薄汗我私薄澣我衣

汗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

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

用功澣澣謂濯之耳衣謂禕衣以下至祿衣

○汗音鳥副如字婦人首飾之上禕音輝王后六服一曰禕衣接見

賢遍反下見於君子同擱諸詮之音而專反何胤沈車皆而純反阮孝緒字略云煩擱猶接也接音

奴禾反接音素禾反祿吐亂反六服之最下者害

澣害否歸寧父母

曷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

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云我之衣服今者何

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

戶葛反下同否方九反清如字沈音淨

疏言告至父母○毛以為上下

妃言我身本見教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嫁人

之道欲令我躬儉節用不務鮮華故今日薄欲煩擱

我之私服薄欲澣濯我之褻衣然我之衣服有公有

私議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服宜澣之

何者當不澣乎公服宜否既以受師教誨澣衣節儉

復以時歸寧父母○鄭下三句為異言師氏告我欲

令節儉故已今薄欲煩擱其私服薄欲澣濯其公衣

所以公服私服並澣之者即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

所當見澣乎何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由

已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故也衣裳既澣身復潔清故

及古

卷之三

六

七

七

當以時歸寧父母耳。○傳言我至曰歸。○正義曰言
 我釋詁文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昏禮云姆
 纒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
 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之母
 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尚隨之又襄三十
 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傳至母未至逮火而死
 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
 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
 母既如此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娣及傅姆
 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傳亦婦人也何休云選老
 大夫爲傅大夫妻爲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
 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
 出其言非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
 慈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並有三母
 此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皆昏義文也彼注
 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枲天官九
 嬪職注亦然二注皆以婉婉爲婦容內則注云婉謂
 言語也婉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分婉婉爲二者欲

以內則之文充四德若不分婉爲言語則無辭令之
 事曰婉謂婉順得爲言語之婉順亦爲容貌之婉媚
 故分之也既有其德慎辭以出之容貌以事人女功
 而就業故如此次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
 既毀教于宗室昏禮文也彼注云祖廟女高祖爲君
 者之廟以有總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則祖廟未
 毀與天子諸侯共高祖者則在天子諸侯女宮中教
 之三月知在女宮者以莊元年公羊傳曰季公子之
 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
 就教可知彼注又云宗室大宗子之家則大宗者繼
 別爲大宗百世不遷者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
 子者皆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成之知宗子亦有
 女宮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亦別
 宮故曲禮云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也若宗子未爲
 命士教在宗子之家耳傳引此者以言女師教歸嫁
 之道故引此以證所教之處此後妃并國之長女而
 引族人之事者取配成文且明諸侯之女嫁前三月
 亦教之也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

毛詩疏

卷二十七

及古周

十年不出傳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
 成之耳婦人謂嫁曰歸隱正義公羊傳文定本歸上
 無曰字○禮汗煩至則私○正義曰汗澣相對則汗
 亦澣名以澣汗垢者澣而用功深故因以汗為澣私
 服之名耳言汗煩者謂澣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
 為澣名故箋云煩煩擗之用功深是也但毛以公服
 不澣唯澣私衣故一事分為二句上句言汗見用功
 深也下句言澣見其總名亦為澣又上句言私見其
 燕襲下句言衣見其總名亦為衣故王肅述毛答之
 云煩擗澣濯其私衣是也言私燕襲謂六服之外常
 著之服則有汗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汗矣故下傳
 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也副者首服之尊禕衣六服
 之首王后之上服故言婦人有副禕盛飾既舉服之
 尊者然後歷陳其事言此皆是公衣不謂諸事皆服
 禕衣也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禕衣從
 上祭先王禕翟祭先公闕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
 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以御于王不言朝舅姑
 之服今傳既云婦人有副禕盛飾即云以朝事舅姑

則以禕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牲云士妻祭用纁笄
 納衣而士昏禮云纁笄納衣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
 祭其服同也王后禕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
 之矣檀弓云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
 來褻衣何為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賓同服展
 衣者彼以大夫之妻賓客有尊於舅姑者王后則賓
 客無與舅姑敵者朝事舅姑得申上服也王后而得
 有舅者因姑以協句且詩者設言耳文王稱王之時
 大姒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舅姑也接見
 于宗廟謂以助祭用禕衣也進見於君子義與鄭同
 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則祿衣二者同名為進見也
 云其餘則私明自展祿衣以上為公衣矣但舉終始以
 言之明禕翟闕翟鞠衣亦在可知也或以進見君子
 文承副禕之下則皆以副禕也其餘則私謂禕翟以
 下知不然者以其臣朝君不過朝服助祭乃用冕后
 不宜用祭服以朝王若其餘則私謂禕翟以下則禕
 翟當澣君子借老傳曰禕翟闕翟羽飾衣也以羽飾
 衣何由可澣又傳言私燕襲若禕翟闕翟乃助祭之

毛詩疏

卷之三十八

及古周

衣不得為燕襲之服也。以此知毛言進見于君子非副禕也。上舉禕衣之名，下言展祿之事，明六服皆為公衣，其餘則為私也。六服之外，唯有纒笄綃衣耳。○
 煩煩，攔至祿衣。鄭以私謂燕服，衣謂公衣，故云衣謂禕衣。以下至祿衣，以明六服非私也。言煩煩攔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言其用功淺也。此以公對私為深淺耳。若據澣中，又有深淺，澣深於漱，故內則注云：手曰漱，足曰澣。以內則冠帶，言漱衣裳言澣，故漱又淺於澣。散而言之，皆通。以此經言汗序總之云：澣濯之衣，此六服明手濯不足澣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裳乃襲服，宜煩攔之，而言漱是皆通稱也。○
 歸寧，○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為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既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

必有歸宗，言父母雖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為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為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士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既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
 我私皆澣，常自潔清也。若如傳言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則經之害澣害否，乃是問辭，下無總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設問待毛傳答以足之哉。且上言汗私澣衣，衣私別文，明其異也。私為私服，明衣是公衣，衣澣私汗無不澣之事，故知公私皆澣，所以不從傳也。若然，三狄之服，刻繪為形，而畫以五色，所以得澣者，言公服有澣者耳，不必六服皆澣也。三狄不可澣，鞠展祿純色之衣，得澣之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

又

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

思念至於憂勤也○謁請也。卷耳卷勉反。卷耳也。郭

云亦曰胡泉江南呼常泉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

爵耳詖彼寄反矣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詖不正也。

卷音阮。卷耳四章章四句至憂勤。正義曰作卷

零。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后妃非直憂在進

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子求賢

德之人審置於官位復知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

君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志唯用德是而無

險詖不正私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

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

也言賢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同是一人之事

故言又為亞次也。輔佐君子總辭也。求賢審官至

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

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為

善之辭也。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上

能為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以豔妻方煽七子在朝成湯謝過婦謁盛與險詖

私謁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后妃能無此

心故美之也。至於憂勤為勞心憂深不口。至於

勞勤后妃之篤志也。至於憂勤即首章上二句。君

也求賢審官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敘倒者敘見

后妃求賢而憂勤故先言求賢經主美后妃之志

能為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

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云器之易盈而

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頃音傾。筐起狂

卷耳音

毛詩疏

卷之三

及古

位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寘之豉反。行戶康反。註下同。朝直遙反。采采至周行。○正義曰。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滿此頃筐。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於此故也。此采菜之人。憂念之深矣。以興后妃志在輔佐君子。欲其官賢賞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其憂思深遠。亦如采菜之人也。此後妃之憂。為何事。言后妃嗟吁而歎。我思君子。官賢人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為朝廷臣也。我者。后妃自我也。下箋云。我我使臣。我我君。此不解者。以詩主美后妃。故不特言也。言彼者。后妃主來賢人。為此故。以周行為彼也。○憂者。至之器。○正義曰。不云興也。而云憂者。之興。明有異於餘興也。餘興言采菜。即取采菜喻。言生長。即以生長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為興。故特言憂者之興。言與取其憂而已。不取其采菜也。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與采菖俱言采采。彼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為興。言勤事采菜。尚不盈筐。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

之彼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眾。故云非一辭。其實采采之義同。故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一。一用意之事。采菖亦然。雖說異。義則同是也。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采菖謂采人眾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卷耳。苓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采耳。亦云。胡泉。江東呼常泉。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當今或謂之耳。瑞。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言頃筐。畚屬者。說文云。畚。草器。所以盛種。此頃筐。可盛菜。故言畚屬。以曉人也。言易盈之器者。明此器易盈。自有所憂。不能盈耳。解者。以其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官人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傳證楚能官人。引詩。葛藟。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陟升也。崔嵬。故不與此同。

毛詩疏

卷之三十一

及古閣

若一作君
說文上疑脫一盈字
角

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云我，我使臣也。臣以兵
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君
子宜知其然。崔祖回反，嵬五回反，虺呼回反，徐呼
雅同，孫炎云：馬退不能升之病也。說文作瘵，瘵徒回反，徐徒壞反。爾
文作類，使色吏反，下同。離力智反。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云我
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
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若賞
功臣，或多於此。姑如字，說文作勞，音同。云秦以市
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禮記
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為雲雷之

及

形勞力到反，陟彼至永懷。○正義曰：后妃言我升
不復扶富反，彼崔嵬山顛之上者，我使臣也，我使
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在於山險，身已勤苦
矣，其馬又虺隤而病，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其還
也，我君子且酌彼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則維以
此之故，不復長憂思矣。我所以憂思，恐君子不知之
耳。君子知之，故不復憂也。○崔嵬至隤病。○正義
曰：釋山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孫炎曰：石山上，有土者
又云：土戴石，為嵬。孫炎云：土山上有石者，此反。下傳
云：石山戴土，曰嵬。與爾雅正反者，或傳寫誤也。釋詁
云：虺隤，玄黃病也。孫炎曰：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
玄黃，馬更黃色之病。然則虺隤者，病之狀。玄黃者，病
之變色。二章互言之也。○我我至其然。○正義曰：
序云：知臣下之勤勞，故知使臣也。定本云：我我臣也。
無使字，言勤勞，故知兵役之事，事莫勞於兵役，故舉
其尤苦而言之。其實聘使之勞，亦閔念之。國牡之篇
是其事也。言君子宜知其然，謂未還宜知之。還則宜
賞之，故上句欲君子知其勞，下句欲君子加其賞也。

七詩疏

卷之二 三

及古閣

○**人君黃金罍**。正義曰：此無文也。故異義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醉，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醉。注云：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說：言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木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雷之形，以其名罍，取於雲雷故也。毛詩說：諸臣之所醉，與周禮文同，則人君黃金罍，謂天子也。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我**我至於此。正義曰：以后妃有其志耳，事不敢專，故知所勞臣者君也。言臣出使功成而反者，聘義云：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明功不成不勞之也。將率之敗，非徒無賞，亦自有罪，故知功成而反也。設饗燕之禮者，以經云：金罍，兕觥，皆陳酒事，與臣飲酒，唯饗燕。

若一作君

兕

牛

觥

耳言且者若賞功臣或多於此言或當更有賞賜，非徒饗燕而已。僖三十三年，卻缺獲白狄子，受一命之服，宣十五年，荀林父滅潞，晉侯賜以千室之邑，是其多也。○**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

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山春曰**：岡，玄馬病則黃。

兕觥，角爵也。傷，思也。○**云**：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

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疇

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岡**，古康反。兕

反爾雅云：兕似牛，鱗古橫反。以兕角為之，字又作兕，履

韓詩云：容五升。禮圖云：容七升。為意于偽反，殷勤並

如字，俗本下並加。○**兕**，山脊至角爵。正義曰：釋山

心非也。樂音洛。○**兕**，山脊至角爵。正義曰：釋山

釋獸云：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者，以其言

兕，必以兕角為之。觥者，爵稱也。爵總名，故云角爵也。

○**詩流**

卷之三十三

及古

○此章至為樂。○正義曰：詩本畜志發憤，情寄於辭，故有意不盡。重章以申殷勤，詩之初始有此故解。之傳云：兕觥，角爵，言其體此言觥罰爵，解其用言兕。表用角言觥，顯其罰二者相接也。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觥。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觚，觥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觥，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知觥必以罰者，地官甸人掌其比觥，釐罰之事。注云：觥，釐者，失禮之罰也。觥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

不敬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觥，明為罰而不犯矣。饗燕之禮，有兕觥者，以饗燕之禮立，司正之後，旅疇無算，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罰之，亦所以為樂也。然則此後妃志使君勞臣，宜是賢者不應失禮，而用觥者，禮法饗燕，須設之耳。不謂即以罰人也。知饗有觥者，七月云：朙酒，斯饗，稱彼兕觥，成十四年左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引詩云：兕觥其觥，旨酒思柔，故知饗有觥也。饗以訓恭儉，不應醉而用觥者，饗禮之初，示敬，故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其末亦如燕法，鄉飲酒，大夫之饗禮，亦有旅疇無算，爵則饗末亦有旅疇，恐其失禮，故用觥也。知燕亦有觥者，昭元年左傳：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是燕有兕觥也。鄉飲酒禮無觥者，說行禮不言其有過之事故也。又知用觥在立司正之後者，燕禮立射人為司正之後，乃云：北面命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脫履，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履，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又司正升受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

七寺危
卷之二十四
及古周

確

興對曰諾敢不醉以此言之立司正之後君命安賓
又升堂皆坐命之無不醉於此以後恐其失禮故知
宜有**陟彼祖矣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云何吁矣****傳**石
山戴土曰祖瘠病也痛亦病也吁憂也**傳**云此章言
臣既勤勞於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吁其亦憂矣深
閔之辭○祖本亦作祖同七餘反瘠音塗本又作瘠
痛病也一本作**瘠**瘠病痛亦病也○正義曰釋詁
痛亦病也者非**傳**云痛瘠病也孫炎曰痛人疲不能
行之病瘠馬疲不能進之病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傳**后

徒戴反又

枝曲一作句

論以下有恩字

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妒其容貌恆以善言逮下而

安之○樛居蚪反木下曲曰樛字林九桐反馬融

為木高逮徒帝反之心焉崔集**傳**樛木三章章四

正義曰作樛木詩者言后妃能以恩意接及其下

衆妾使俱以進御於上也后妃所以能恩意逮下

者而無嫉妒之心焉定本焉作也逮下者三章章

首二句是也既能逮下則樂其君子安之福祿是

由於逮下故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傳**興也南南上也本下曲曰樛南

土之葛藟茂盛**傳**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

得纍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興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

毛詩疏 卷之三十五 及古閣

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
 南土謂荆揚之域○蕪本亦作纍力軌反似葛類草木疏云一名巨苽似燕蕪亦連蔓
 葉似艾白色其子赤可食纍力迫○南南土至茂反纏繞也本又作纍上附時掌反
 言南山者皆據其國內故傳云周南山曹南山也今此膠木言南不必已國何者以興必取象以興后妃上下之盛宜取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土也下曲曰膠者釋木文蕪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蕪一名巨苽似燕蕪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辭而不美是也○木枝至之域○正義曰箋知取上下俱盛者以下云樂只君子據后妃與衆妾則此經非直興下逮而已又興其上下相與有禮義可以樂君子故知取上下俱盛以喻后妃能以恩意上逮衆妾令之次敘進御使得其所則衆妾上親附而事之尊卑有敘禮義亦俱盛也又解傳言南土之處謂荆州揚州之域知名禹貢淮海惟揚州厥木

惟喬厥草惟夭是揚州草木美茂也又周官正南曰荆州又曰東南曰揚州二州境界接連故皆有江漢俱宜稻麥則生草木大同又荆州在正南此言南土故以為荆揚也此南與下南有喬木同彼喬木與厥木惟喬亦同據荆揚矣彼注不言從此可知若然下傳南方之木美喬而上竦則非葛蕪所能延言膠木者木種非一皆以地勢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履祿之美或下垂或上竦也
 綏安也○云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
 君子使為福祿所安○只之氏反猶是也綏之音雖樂樂上音岳下音洛
 妃至所安。正義曰定本云妃妾以禮義相與不作后妃字於義是也言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者妃妾相與既有禮義又以此禮義施於君子所以言又也所以得樂君子者以內和而家治則天下化之四方感德樂事文王而此為福祿所安也南山有臺箋云只之言是則此只亦為是此箋云樂其君子猶言樂

是君子矣。祭統曰：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孝經：援神契云：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敬錄，接下所以謹錄。事上，堯典曰：天祿永終。及此，以樂君子，皆謂保王位為福。祿，天保云：降爾遐福。天下普蒙，則下民遇善時亦曰福。祿，故正月云：民今之無祿，是福祿之言無定分矣。福履將之，毛以為福祿所大，鄭以為福祿之所扶也。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傳：荒，奄將大也。云：此章申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傳：縈，旋也。成就也。

縈本又作帶，烏管反。說文作縈。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

多也。

忌有所諱惡於人。

螽音終，爾雅作斯。音同，惡鳥，路反。

三章章四句，至衆多。正義曰：此不如忌，得子孫衆多者，以其不如忌，則嬪妾俱進，所生亦后妃之子孫。故得衆多也。思齊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是也。三章皆言后妃不妒忌，子孫衆多，既言其多，因說其美。言仁厚，戒慎和集耳。忌有所諱惡於人。正義曰：忌者，人有勝已，已則諱其不如，惡其勝已，故曰有所諱惡於人。德是也。此雅釋忌於義，未盡故。小星箋云：以色曰妒，以行曰忌。故僖十年左傳說晉侯其言多忌，是忌不謂色也。嫉者，色行俱有，又取怨憎之名。則又甚於妒忌也。故此與樛木同論。后妃前云無嫉妬之心，此云不妒忌，是為大同也。又小星云無嫉妬之行，樛木云無嫉妬之心，則嫉亦大同。心之與行，別外內之稱，行為心使，表裏一也。本以色曰妒，以行曰忌，但後之作若若，亦兼行故。云如賢嫉能。

貌

唯爾

蚯

貌

毛詩疏

卷之二

及古

螽斯羽。詵詵兮。

傳

螽斯，蚣蝋也。詵詵，衆多也。

箋

云：凡物

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妒忌。維蚣蝋不耳，各得受氣而

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

詵，所中反。說文作𧈧，音同。蚣，栗容反。字林作蚣，先凶反。

郭璞先王反。許慎思弓反。蝋，栗居反。許慎呂忱並先

呂反。郭璞才與反。索一名斯螽。七月詩云：斯螽動股

是也。揚雄許慎皆云：春黍草木疏云：幽州謂之春箕

蝗類也。長而青，長股，股鳴者也。郭璞註方言云：江東

呼爲訖蝻，音竹帛反。蝻音猛，慾音欲。諸詮之音論不

耳。本或作不然。

宜爾子孫振振兮。

傳 振振，仁厚也。

箋 云：后妃

之德寬容不嫉妒，則宜女之子孫使其無不仁厚。

音真，女音汝。螽斯至振振兮。正義曰：螽斯之蟲不妒

忌，故諸蚣蝋皆共交接，各各受氣而生子。

故螽斯之羽，詵詵然衆多，以興后妃之身不妒忌。故

令衆妾皆共進御，各得受氣而生子。故后妃子孫亦

衆多也。非直子多，則又宜汝之子孫使之振振兮，無

不仁厚也。此以螽斯之多，喻后妃之子孫使之振振兮，無

斯羽蟲，故舉羽以言多也。○**傳** 螽斯，蚣蝋也。正義曰：

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

云：蜚螽，蚣蝋，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璣疏云：幽州

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

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似瑋瑋。又五月

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是也。此實興也。傳不

言興者，鄭志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

毛詩疏

卷之二

及古

也。不。必。要。有。興。者。而。有。興。者。必。有。興。也。亦。有。毛。不。言。興。自。言。興。者。若。四。月。箋。云。興。人。為。惡。有。漸。是。也。或。興。喻。並。不。言。直。云。猶。亦。若。者。雖。大。局。有。準。而。應。機。無。定。鄭。云。喻。者。喻。猶。曉。也。取。事。比。方。以。曉。人。故。謂。之。為。喻。也。○凡物至宜然。正義曰。昭十年左傳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是有情慾者。無不妒也。序云。若螽斯不妒忌。則知唯蚣蝮不耳。○振振仁厚。正義曰。言宜爾子孫。明子孫皆化后妃能寬容。故為仁厚。即寬仁之義也。麟趾殷其需。傳曰。振振信厚者。以麟趾序云。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殷其需。其妻勸夫以義。臣成君事。亦信。故皆以為信厚也。○后妃至仁厚。正義曰。此正說后妃不妒。眾妾得生子。眾多而言孫者。協句。且孫則子所生。生子眾則孫亦多矣。此言后妃子孫仁厚。然而有管蔡作亂者。此詩人盛論之。據其仁厚者多耳。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薨薨。眾多也。繩繩。戒慎也。○薨呼弘反。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

孫螿螿兮。揖揖會聚也。螿螿和集也。○揖子入則立。二反。螿尺十反。徐又直立反。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

國無鰥民也。○老而無妻曰鰥。桃夭於驕反。桃木少盛貌。鰥本。桃夭三章章四句。至鰥民。○正亦作矜。古頽反。義曰。作桃夭詩者。后妃之所致也。后妃內脩其化。贊助君子。致使天下有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致也。由后妃不妒忌。則令天下男女以正。年不過限。昏姻以時。行不踰月。故周南之國皆無鰥獨之民焉。皆后妃之所致也。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致。故因上螽斯。后妃不妒忌。後言其所致也。且言致。從家至國。亦自近。

一詩
二十九

鰥
鰥

致遠之辭也。男女以正。三章上二句是也。昏姻以時。下二句是也。國無鰥民焉。申述所致之美於經。無所當也。○**鰥**老而至曰鰥。正義曰。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者。愁悒不寐。目恆鰥鰥然。故其字從魚。魚目不閉也。無夫曰寡。寡。蹠也。單獨之名。鰥或作矜。同。蓋古今字異。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矜。老而無夫。謂之寡。則鰥寡。年老不復嫁娶之名也。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也。知如此為限者。以內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故知稱寡。以此斷也。士昏禮註云。姆。婦人年五十出而無子者。亦出於此也。本三十男。二十女為昏。婦人五十不嫁。男子六十不復娶。為鰥寡之限也。巷伯傳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謂婦人也。內則曰。唯及七十。同藏無間。謂男子也。此其差也。白虎通云。鰥之言。鰥。鰥無所親。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鴈傳。偏喪曰寡。此其對例也。婦人無稱鰥之文。其男子亦稱寡。襄二十八年傳曰。崔杼生

成及疆而寡。故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嫠。又許慎曰。楚人謂寡婦為霜。並其異名也。鰥寡之名。以老為稱。其有不得及時為室家者。亦同名焉。即此無鰥民。謂年不過時。過則謂之鰥。故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唐傳。孔子曰。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是三十不娶。稱鰥也。又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尚從軍未老。不早還。見室家。亦謂之矜。易大過九二。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九五。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彼鄭注云。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彼言老若容男六十。婦五十。猶得嫁娶者。禮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是年過可以改娶。則婦人五十。或可以更嫁者。言鰥寡據其不得嫁娶者耳。傳言崔杼為寡。則有子亦稱寡。鰥寡據其困者。多是無子。故王制及周禮皆云。天民之龜而無所告者。傳以挑之。天。言其少壯。宜其室家。為不踰時。則上句言其年盛。下句言嫁娶得時也。但傳說昏嫁年月。於此不著。標有梅卒

章傳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謂期盡之法則男女以正謂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也此三章皆言女得以年盛時行則女自十五至十九也女年既盛則男亦盛矣自二十至二十九也東門之揚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則秋冬嫁娶正時也言宜其室家無踰時則三章皆為秋冬時矣鄭以二十之男二十之女仲春之月為昏是禮之正法則三章皆上二句言婦人以年盛時行謂二十也下句言年時俱當謂行嫁又得仲春之正時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傳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

壯也灼灼華之盛也傳云興者踰時婦人皆得以年

盛時行也照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傳之子嫁子

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傳云宜者謂男女

年時俱當○當丁桃之天天至其室家○毛以為

此桃之盛華以興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天天然復有灼灼然

然復有灼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是此行嫁之

子往歸嫁於夫正得善時宜其為室家矣○鄭唯據

年戶不同又宜者謂年時俱善為異○桃有華之

盛者○正義曰天天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

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天天灼灼並言之則是

少而有華者故辨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

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時婦至時行○正義曰

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

宜其室家乃據時月耳○宜者至俱當○正義曰

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盛又言之于歸後桃之天

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為年時俱當桃之天

天有蕢其實傳蕢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蕢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傳家室猶室家也桃之天天○蕢

其葉蓁蓁

傳

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

蓁

側巾反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傳

一家之人，盡以為宜。

宜

云家人猶室家也。

盡津忍反。或如字，他皆倣此。

疏

家人猶室家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為夫婦。

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橫為一家之人。桓十八年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此云家人，猶夫也，猶婦也。以異章而變文耳。故云家人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一之一之二

